

韃契 - 龍襲風暴 第二篇：預兆 (Omens)

原作：Cassandra Khaw

譯者：南極熊

艾紫培早就已經習慣了被盯著看。她也同樣熟悉被充滿敬畏的提問和絕望的祈禱所包圍著。當人們在面對一位大天使時，往往會引發這樣的本能。但她還沒遇到過一個小女孩緊緊抓住她的翅膀追問她，

「你是一頭龍嗎？」

她眨著散發著柔和光芒的眼睛，看著那張圓滾滾、毫無懼色正抬頭看著她的小臉。

「龍？」

「你有翅膀——」孩子正開口說道時，旁邊某處的一個女人震驚地發出一聲尖叫声——大概是她的母親吧。在她向一位慌亂的貴族解釋說她來這裡是為了見娜爾施之後，艾紫培留意到飛船上沒有其他任何人來詢問她的來意，她被熱情地告知在找到道宗之前請放輕鬆的待在這裡等待即可。不管娜爾施的族人——在記憶中是潔斯凱族——曾經生活是怎樣的，至少他們都彬彬有禮。「而且你還有另外的四肢軀體，」那小孩繼續說道。她說出這句話的方式聽起來帶著挑剔的語氣，就像有人被迫讓其他人使用他們最好的陶器，卻警惕地看著以防有所損壞一樣。「這就意味著你是一頭龍。」

艾紫培考慮了一下。「是嗎？」

小孩點了點頭。

這種指控顯得有點偏頗。艾紫培曾聽到過許多的故事，講述著韃契的龍有多麼的怪異，以及它們的形體是有多麼的變化多端。或許，這個時空的父母便直接以更簡單的方式告誡自己的後代子孫，凡是只要有四肢加上兩翼的東西都是龍，以這樣簡單粗暴的警告方式，來防止兒童去探究黑暗中聽到的奇怪聲音。

但當女子跑向艾紫培，雙手緊緊抓住女兒的肩膀時，她的臉上流露出的是真正的恐懼。

「祈求您的原諒，」她說道，站到了艾紫培和孩子之間。儘管被推到母親的身後，孩子仍在大聲地抗議著。

「媽媽，我想和龍女士談談。」

「我的女兒還沒有學會正確的禮儀。請原諒她說的任何冒犯您的無禮言語。」

艾紫培伸出一隻戴著腕甲的手，看到女人畏縮地躲開時僅僅略感到驚訝。如果是在前世的話，她或許會放聲大笑，或是再試著去安慰這對妻女。然而，自從她飛升轉化以來，可以感覺到她的各

種情感都被大量地模糊化、變得毫無意義，與為正義而行動的本能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就目前來說，最好的仁慈是跟面前的這位女士保持足夠使其安心的距離。因為很顯然地，她想要的只是盡量地遠離艾紫培，跑到甲板上允許她去到的最遠地方。

「不用擔心冒犯的意思，」艾紫培將翅膀緊緊地折疊在背後，微微地低下頭，希望這位女士能從她冷靜的禮儀中感到一絲安心。「願妳前行的道路伴著妳所崇拜的神祉的祝福。」

那女人看向她，朝大天使露出了個奇怪的表情。她臉上閃過一絲不確定的微笑，然後用一隻手臂將女兒抱起，像扛一袋米一樣將她搭在肩上，在確定了女孩的安全之後，她才從艾紫培身邊退開。女人向後退了四步之後，轉身小跑步離去。大天使仍可以聽到他們一邊離去一邊爭吵著的聲音。

「但是那個龍女士，媽媽。」

「最後再說一次，她不是龍……」

「如果她不是龍，」孩子以堅定的邏輯抓住了她母親話中的弱點，得意地叫道，「那為什麼我不能和她說話？」

「因為我有可能是錯的！」

他們的聲音漸漸消失在周遭的喧鬧聲中。艾紫培周遭散發出的珍珠光比懸掛在空中成排的燈籠所發出的光芒更加冷淡。燈籠隨風擺晃著，不受到任何束縛。周遭終於清空無人的艾紫培獨自站在那裏打量著飛艇。它可能曾經是一座寺廟，甚至是一連串的寺廟——至少在災難降臨之前或許是。無論發生了什麼，都不足以阻止潔斯凱人有效率的利用這片廢墟——有屋頂的建築結構，裝飾著金色的彎曲天藍色屋簷，在裂縫或有著修補痕跡的地方還留有些裂痕——被小心地放置在這艘巨艇的船頭上。在廟宇頂上主要的高塔裏懸掛著一個巨大的硃砂色明燈。到處都有僧侶，有的在搬運著捲軸，有的在中桅帆下行走，檢查著索具或是擦洗著甲板。它們熟練得以類似雜技技巧的方式行動著，儘管艾紫培現在已經擺脫了凡人的喜怒哀樂，但她仍然覺得它們很賞心悅目。



「艾紫培·提瑞，」她身後傳來一個聲音。「我們從未見過面，但我聽過你的傳說，就像你聽過我的一樣。很高興終於見到你，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她轉身看到一名婦女穿著與僧侶們一樣的藍白色長袍，但她的服飾更加地精緻和華麗。她的表情平靜，但難以捉摸，臉上帶著敷衍感的微笑。

「我是潔斯凱的道宗娜爾施。我相信您在找我。」

艾紫培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在無意義的浮誇禮儀上。「龍襲風暴已開始在整個多元宇宙中四處肆虐。我是來韃契詢問關於控制住它們的方法。」

娜爾施的臉上瞬間佈滿了頭疼不止的擔憂。

「那你恐怕是白來這一趟了，」娜爾施邊說道邊側過身，伸出手掌向艾紫培示意小屋的方向後，帶頭走在前方。「請跟我到我的書房去。我們需要交流加強彼此對龍襲風暴的了解。我懷疑情況比我們各自想像中的還要糟糕許多。」

儘管娜爾施熟知潔斯凱人的待客習俗，但她卻不確定當客人是位大天使時正確的禮儀是什麼。據娜爾施所知，艾紫培並不是一出生就是天體生物，她也曾經是個人類。但從各方面來看，她從當時到現在都維持著同樣嚴謹的價值觀。娜爾施心裡感到一陣痛苦，她再次回想起阿耶尼，想起了他對艾紫培的喜愛，以及對於她對正義的執著、以及她為那些無法自我保護的人所付出的努力和同情心。

她也想到了多美代和她的傳典會，以及這位月人女性對學習一切事物的渴望，無論是多麼瑣碎的軼事也不放過。她是第一個提及艾紫培和她的勇氣的人。娜爾施心裏希望她的朋友們——不然要怎麼稱呼那些和你坐在一起分享故事、聽你講上幾個小時、吸收你所講的每一個故事的人們——一切安好。自從她的火花熄滅後，她就再也無法跨越黑暗虛空了。起初她還感到一陣失落，但到後來轉變成一種釋懷。現在她有理由只專心想著韃契，全心投入重建被摧毀的家園的工作中。儘管如此，她還是會想念他們，那些其他的鵬洛客們，想念那些少數能夠理解無法完全融入一個時空之中的感覺的人們，想念那些追求渴望超越肉體和傳統所能給予的感覺的人們。

「多美代會很高興和我們在這裡見面的，」艾紫培說道。她身上散發出的光芒就像是來自一根即將熄滅的蠟燭。

「是的，她會的，」娜爾施說道，她對自己的聲音是如此地生硬感到驚訝。「還有阿耶尼。」

「為了把他和妮莎帶回來，我們付出了一切代價。一個女人的生命。一個活著的鵬洛客的火花，以及一個死去的鵬洛客的火花。阿耶尼，他——我想有時候他更會希望是……」

她接下來的話消失在喉嚨裡。

「在他的心裏深處，」娜爾施慢慢地說道，沉默的空氣中充滿了名為傷痛的隱形尖刺。如果他們不小心處理的話，他們就會再次揭開過去血淋淋的傷疤。「他只想要心裏的平靜。」

「是的。」

一種尷尬的沉默籠罩著他們，沉重得像沾滿了血的絲綢，兩人之間只隔著娜爾施的書桌。她曾抗議過它過於宏偉的面積，說她只需要足夠的空間來放置她的墨水瓶和捲軸、教科書和未翻譯的書籍，但其他掌事者堅持認為——潔斯凱族人需要一個新的象徵人物。而且，作為道宗，這也是她職責的一部份。因此，她需要合適的家具服飾，首先要有一張看起來足夠正式的辦公桌。

「之前你說過，事情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都還要糟糕。」

「在韃契的龍襲風暴已經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了，」娜爾施對話題的轉變感到高興。悲傷真的是很難處理。她有認識農民不屑於虛偽的同情，更偏向於實事求是的傳達壞消息。但也知道有戰士們脆弱得像裂開的玻璃般，當得知親人去世時，他們會像孩子一樣哭泣。娜爾施無法分辨該把艾紫培歸類於哪個階段。更糟的是，她確信大天使會對潔斯凱族對於來世概念的冷漠表示懷疑。不過，她也有可能不會。因為阿耶尼曾經說過——

娜爾施搖了搖頭。她提醒著自己要集中注意力，試著不去想她是如何間接才得知阿耶尼已抵達韃契的消息，以及她已經花費了多少天等待這位獅族戰士來聯繫她、來再次建立關係。

他是否因此就認為她冷酷無情？

她讓他失望了嗎？

「已經到了他們開始重塑韃契本身的地步了，」娜爾施從一個捲軸盒中取出一捲地圖並將其展開在桌面上。羊皮紙上佈滿了斑駁的註解，其中包含了最近這幾個月她做的筆記。「有些地方的水位上升，有些地方出現了塌陷落穴，甚至還出現新的地質構造。這本身就令人擔憂，因為它對當地的生態系統產生了令人擔憂的影響，但主要是這裡、這裡和這裡。」娜爾施指著地圖上的三點，每個點都用墨水重點式的圈了起來。

「我們的瑪爾都聯絡人說，草原上的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長出鱗片來了。」

「鱗片？妳指得是說，長在土地本身上……」

「不，不，並沒有東西活過來。」娜爾施思考了一會兒。「至少還沒有。儘管跟據報告顯示，現在有長著爬行動物眼睛的牛，和長出翅膀的貓。我不知道這些裏面有多少是瞎編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這裏面一定有原始的力量在起作用。是像烏金一樣強大的東西。」



「只是烏金已經不在，」艾紫培說道。

娜爾施點點頭。「而且波拉斯已經死了。從理論上講，這可能是其他與他們相同等級的古龍所為，但烏金曾確信過他的所有同族也都已經死亡了。」她輕輕吸了一口氣。「我十分確定這與烏金的離開有關。他的存在催化出，或者甚至直接創造了最初原始的風暴。然而，根據我們所有的記錄，風暴在那之前從未超過一定程度的強度，直到他被困住失去行動能力為止。因此，可以說他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形式上的壓制物，保護著這個時空不受其引響——」

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用一聲沮喪的吞嚥聲壓下了滔滔不絕的話語。艾紫培並未要求娜爾施進行任何的理論分析，所以她不會讓她的客人承受她長篇大論的痛苦，這是禮儀，或者，至少娜爾施是曾經這麼被告知的。

「無論如何，」娜爾施說道，努力著使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如果不是因為龍襲風暴會產生出更多的龍來，而且每一條都比上一條更大、更強壯、更飢餓，光只是龍襲風暴的話，就還是個可以控制的問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對抗舊的龍群，但這些新的龍卻顛覆了我們的認知。」

「如果解決的方法就在你所使用的儀式中呢？」艾紫培說道。「有可能我們需要做的就是修改……」

「我不能，」娜爾施煩躁地說道。「我不會的。你不明白。儀式——」

她對當時在韃契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她在叛亂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盡可能簡潔的解釋了一次。一半是因為娜爾施已經厭倦了聽到對自己的讚歌，一半是因為此時書房中空氣裏已經累積了足夠多的悲傷，她不想再添加更多。她內心深處某個孩子般的部分曾擔心他們會因為不堪負荷這些想法而崩潰了。但或許她應該說明的更詳細點。這會使這部分變得更安心一些。

「那個儀式，」娜爾施重複著。「它不僅僅只是召喚了靈龍而已。它——」該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她自己都幾乎無法理解的事情？這似乎是有點笨拙且不負責任的解釋。「據我所理解的情況，它可能是破壞了韃契之前微妙的平衡，從而引發了連鎖反應。」

「而且妳擔心如果妳提供援助的話，歷史又會重演。」始終是那般冷靜又冷漠。

「沒錯。如果我有歐祝泰的話情況就會不同——」

該死的往事和它再一次的荊棘攻擊。儘管龍王如今已被潔斯凱族人視為詛咒，但娜爾施對自己如此輕易地說出龍王的名諱感到畏縮。所幸的是，艾紫培的臉上沒有露出任何評判的表情，但她看起來似乎都是沒有任何表情，只有鋼鐵般的冷靜。

「韃契遭受著苦難，但至少這個時空熟悉這股勢力的現況。各個氏族都有各自的應急方式和防禦措施。我不想去考慮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事情，在另一個有著截然不同規則的世界發生了無法自保的最壞情況時，」娜爾施搖了搖頭。「有太多的可能性，而且其中沒有一個是好的，而且我——」

她還想說的話都被一聲撞擊的巨響聲和一陣低沉而緊急的鐘聲給淹沒了——這是有什麼事情不對勁的警告。艾紫培和娜爾施猛地站了起來，牆壁後面傳來陣陣喊叫聲，一個女人絕望的高聲哀號刺破了喧囂聲。

「發生什麼事了？」艾紫培表現的一如往常平靜地說道，但是她的手已經放在了劍柄上。娜爾施抬起頭，聆聽著鐘聲的節奏。她熟悉他們旋律，但她從未聽到過這個訊息。這是個新的訊息，是修道院從未經歷過的事情，這是他們預料到但只有紀錄在紙上的災難。鈴聲再次響起。

「龍，」娜爾施說著，人已經跑出了書房。「學校裡有一條野生龍！」

當然，過去也曾發生過野生龍的攻擊——是出於飢餓或惡意的玩弄，偶爾也會測試潔斯凱的防禦程度。但那些都是斷斷續續、毫無動力的行為，通常很快就能被阻止了。歐祝泰殘餘的子孫是更加的兇殘，但就連他們也被趕走了。從來沒有一條野生龍能夠成功爬上船的甲板。空騎士和他們的坐騎確保了這一點。

但現在這裡就有一條。

而且現在它不只是進到了船上，而且還是在學校裡。恐懼占滿了娜爾施的心頭。幸好天色已晚，這是她唯一的慰藉。最小的學徒只有在白天才上課，以便有時間與家人和朋友相處。學術追求固然很重要，但他們的人際關係成長同樣重要的是，這將讓他們與世界建立真正的關係。這時還在上課的是年紀較大的孩子，他們既有足夠的動力，也有足夠的天賦，願意自願參加選修課。娜爾施非常了解他們的課程結構。它們不會立刻就遭遇到入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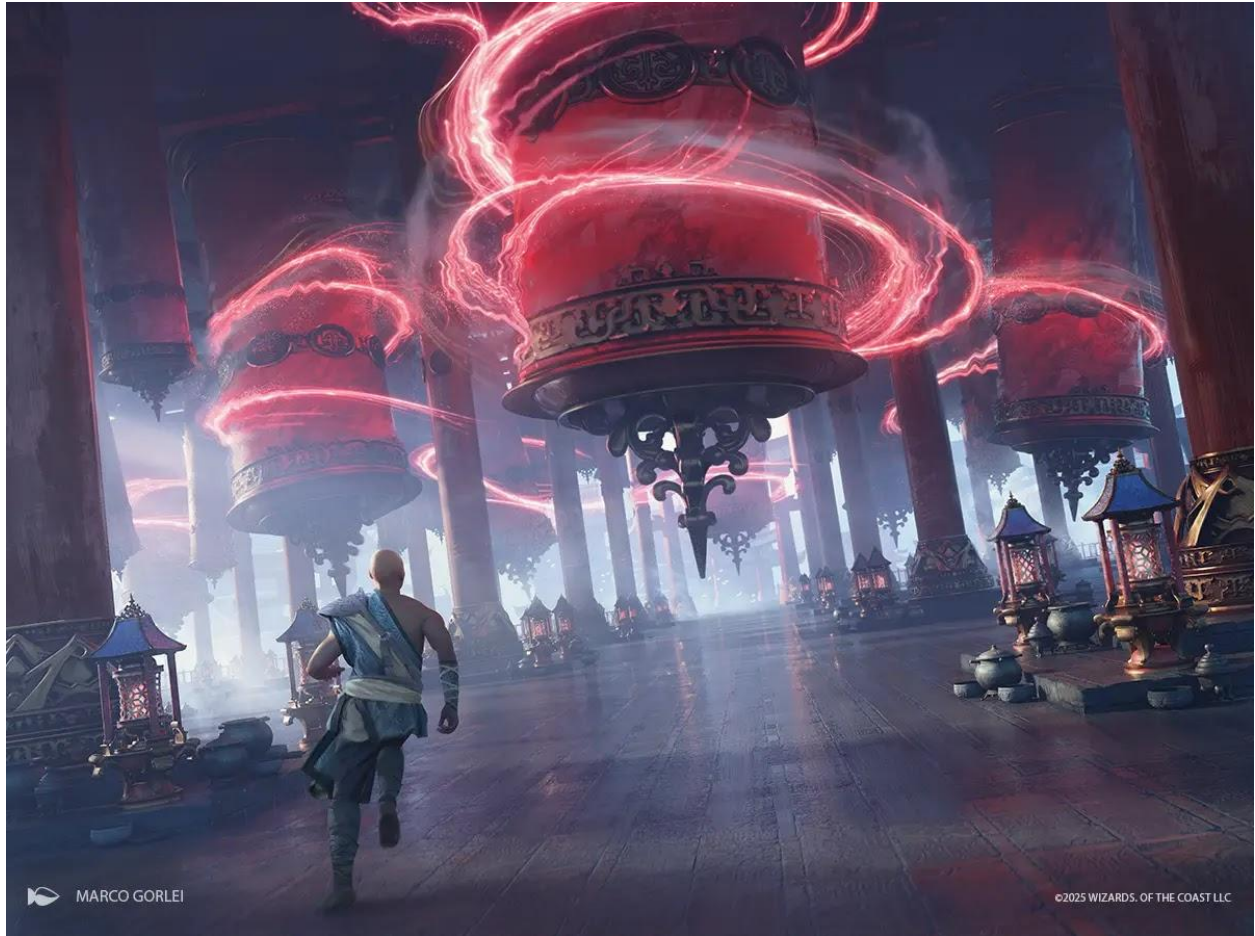
但「不會立即」還是不夠好。學校裡面仍有一條野龍跟他們在一起的。

一條以某種方式繞過了所有保護措施的野龍。

如果它能做到這一點，那它——

娜爾施把剩下的想法全壓了下去。根本沒有意義作任何的猜測，除了到達那裡並評估損失之外，沒有任何理由做其他的事。她需要對情況進行分析，確定他們能做什麼，確定已死亡的人數。那裡的老師們都擁有無比的勇氣，惡龍必須先穿過他們才能到達孩子們，也因為如此，娜爾施知道那裡將會有傷亡，唯一剩下的問題便是多少。

在她身後，艾紫培的光芒在走廊上投下淡淡的陰影，天使跟著娜爾施在並肩奔跑著。他們周圍的僧侶們要么在把受驚的孩子和平民趕離危險，要么親自向著來襲者衝去。娜爾施抑制不住在心中湧出的自豪感。他們都是善良的人，和平時謙遜，危機時勇猛。娜爾施認識許多恰恰相反的人，他們會不停地吹噓自我，然後在逆境的第一個跡像出現時就動搖退縮。但絕對不會是疾鶴院的僧侶。他們在之前就證明過自己的勇氣，並且現在又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娜爾施和艾紫培轉過一個角落。學校就坐落在船腹中，像一個裝滿美好的未來，就等著生根發芽的夢想種子。在學校落成之前，曾有過長達數個月的激烈爭論——有些人投票支持將學校建在塔樓的最高層，這樣學生們可以不受限制地觀察周遭的世界，而另一些人則堅持地認為那等同於自殺的行為無異，建議最好將學校隱藏起來，再加上層層的防禦和上百條出口。娜爾施心裡永遠感激著後者的勝利，尤其是在現下船在持續的猛攻下顛簸不已。更多的僧侶川流而過，他們懷裡抱著傷員，廢墟中飄滿了灰燼。娜爾施用手指輕輕碰觸每一個僧侶，讓它們的速度稍微更快一點，耐力更強一點。這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魔法，但她沒有時間多做其他的事情了。

前方地不遠處，某些東西在反覆的衝擊下，終於斷裂了，船體似乎在痛苦地咆哮著。遠處傳來了尖叫聲。

娜爾施的心猛地一沉。

「就快要到了，」她喘著氣說道，字裡意裡滿是祈禱。

兩人跑下最後一層樓梯。錯不及然之間，她和艾紫培與襲擊船的物品對上面了。娜爾施立刻意識到惡龍是如何躲過他們的防禦策略，以及他們的防禦計劃中仍存在著的致命錯誤。這個生物下面的地板裂開了，直直通往船底外的天空——它從下方刺穿了船的本體，咬穿了木頭和金屬。走廊對這個闖入者來說太過於窄小了，這個龐然大物就像是從冰川上削下來的一大塊冰一樣，全是尖

銳的利刺，動作凶狠而扭曲。它的體型太大了，只有頭和喉嚨及一隻爪子完全進到船裡。這一幕幾乎讓人覺得滑稽，但娜爾施並沒有感到任何笑意，因為巨龍的嘴邊沾滿了血污，毫無生氣的手臂在它的牙齒間垂掛著，伸出來的無力手掌彷彿在說著它的主人仍在等待著救援似的。

在她身邊，艾紫培拔出寶劍，劍身出鞘時發出如同絲綢一般順滑的聲音。

惡龍沒有理會她們發出的聲音，或是圍繞著它巨大身軀的僧侶，它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旁邊一間剛倒塌的房門上，房間的門如內凹的肋骨一樣被壓住了。透過廢墟的破口，娜爾施依稀能看到五個年輕人互相抱在一起，還有第六個年輕人帶著堅定的神情站在門口的廢墟邊，雙手向前伸出。空氣中隱隱顯現的銀色波浪告訴娜爾施，女孩已在逼近的巨獸與她們之間築起了一道屏障。

「那持續不了太久，」艾紫培簡潔地說道，冷靜的不像人類。

「不，」娜爾施回道。「那撐不住的。」

龍皮上佈滿了傷口，上面覆蓋著一層薄薄的血跡。娜爾施的僧侶們已經盡其所能了。然而，他的皮和鱗片實在太結實了，而他們武器的攻擊範圍也很有限。龍大口大口地吸氣，然後又一口，喉嚨處瘋狂地蠕動著，好像要把一根骨頭吐出來似的。周遭的氣溫驟降，當娜爾施再次開口說話時，她的呼吸成了瀰漫在空氣中的白霧。

「你相信我嗎？」

艾紫培沒有回答，只是微微展開翅膀，飄在空中。她此時比任何的星星都還要明亮，如傳說中的一樣美麗，娜爾施這才明白為什麼其他時空的忠誠信徒們會跟隨他們的天使衝入地獄的入口。她舉起光芒四射的長劍，化身為保衛世界的武器。

「聽我的指示，你需要衝進它的喉嚨裏，然後用力深深地割開它。」

娜爾施根本無法知道天使能否在龍的消化道裏或是超近距離的冰凍吐息下存活。但在場上的所有人裏，艾紫培是最有可能能夠完成這項任務的那一個。龍的嘴裡仍舊是紅色的牙齦和光滑的肉，它的喉嚨內部也還是由肉構成的。天使瞥了一眼娜爾施，表情毫無變化。在這一瞬間，這位傑斯凱女性後悔沒有在艾紫培的第一生中認識她——一個如此清廉正直，能讓天堂從墳墓中將她復活來成為捍衛者的人物。

「儘管開口就行。」

龍再深吸了一口氣。在它的喉嚨深處，娜爾施看到在翻騰滾動的寒氣，寒冷讓空氣變得沉重。她示意讓周遭的僧侶們向後撤退，目不轉睛地看著光芒，直到眼睛濕潤——機會只有一次，太早了，他們將冒著真正測試天使體質強度的風險，要是太晚了……娜爾施還沒考慮到這個的後果。

此刻感覺時間的流動緩慢如同濃稠的蜂蜜一般。

「就是現在。」

艾紫培一頭衝進了惡龍大開的巨口中，劍尖像燈塔一樣筆直向前。娜爾施看見它被刺破皮膚，奮力地刺入，深深地刺進了巨龍的口腔頂部——

她揮了揮手，用手勢向僧侶們下達指令，「就是現在。」

血液像一道濃稠的幕布一樣噴湧而出，將天使全身覆蓋淋濕透，她明亮的銀色盔甲上被濺成了一片血紅色——

娜爾施與五名僧侶衝上前去，把瓦礫撬開，另外三名僧侶一邊工作一邊架起盾牌。

巨龍的頭向後仰去，頭猛地向右甩去，撞倒了一堵牆——

娜爾施感到周遭空氣因衝擊而在迴盪著，但是盾牌仍屹立不搖。

它試圖用牙齒來咬住艾紫培，但這只會讓艾紫培的劍更加深入地刺進它的頭骨裏。當天使將她的劍向上推，深深地插入佈滿粘液的組織直到只剩劍柄時，那生物的咆哮聲變的尖銳起來——

孩子們在僧侶之間傳遞，然後被指示沿著走廊急忙逃跑。二、三、四個。娜爾施低聲數著每一個從視線中消失離去的孩子。

六個。

天使與她的對手這時陷入了僵局，誰也無法擺脫對方武器攻擊的威脅。不過隨著受傷學徒們地安全撤離，疾鶴院的僧侶們不再需要謹慎行動。他們再次舉起了武器，那些沒有武器的人舉起的手上閃爍著光芒。艾紫培幫他們製造了一個機會。血紅的泡沫從惡龍的口中冒出。在巨龍再次吸氣時卻乾嘔起來，是艾紫培用她強健的身軀轉了半個圓圈，在巨龍的嘴巴裏切下了一塊肌肉，當惡龍發出尖叫聲的同時，僧侶們也發動了攻擊，鋼鐵武器和拳頭粉碎了軟組織，打碎了牙齒，將龍的下顎內部變成了屠宰場。這對於這個生物來說已經足夠了。它開始扭動著身子向後，掙扎著想要從攻擊者那裏逃脫，每一個飢餓進食的念頭都被逃命的需要所取代。

惡龍的嘴巴大開，足夠讓艾紫培可以後退幾步出來，用惡狠狠的目光盯著娜爾施，然後滑著退回洞口裏面，再根據外面聲音聽起來，它在向著上方移動。

「它要跑回甲板上去，」艾紫培說道。

當娜爾施凝視著大天使時，她仍能感覺到在自己脖子處的脈搏興奮地跳動著。艾紫培如同是一尊紅色的肖像，她的頭髮沾滿了鮮血。連她翅膀的光芒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耀眼的金色，而是紅寶石般的光芒。她的表情卻仍然是出奇的平靜。



「那我們就趕快追上去吧，」娜爾施說道，然後他們回到樓梯間。隨著她腎上腺素開始下降，她能感覺到自己雙腿的肌肉在每一次移動中抽動著，她既感激又嫉妒著艾紫培能輕鬆地在她前方滑行著。他們出現在韃契充滿狂風的天空底下，娜爾施左側傳來的一聲尖叫聲告訴她天騎兵已經與攻擊者在交戰了。娜爾施在旋轉著雙手準備好一個魔法，以備在巨龍試圖闖入船艦上時對其進行攻擊，但這隻野獸似乎並不願意再次面對走廊裏遇到的對手。它發出一聲咆哮，距離近到娜爾施都能感覺到它惡臭的呼吸如同一陣冷風吹過，然後它從船側轉向脫離，不時從它的嘴裡噴出陣陣雪白色的冰冷空氣。娜爾施感到自己的肌肉放鬆了下來。在這之後就可以交給空騎士們去處理了。

艾紫培在她旁邊坐了下來。大天使似乎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我會尊重你的任何決定。如果你告訴我潔斯凱人無法出手幫助多元宇宙，我會離開並去其他地方尋求幫助，」天使說道。「但如果不採取措施，巨龍就會吞噬其他時空。我們需要你們的知識。」

娜爾施看著這艘殘破不堪的船艦，她的僧侶們滿臉期待地看著她。

「明天，」她說道。「明天早上我就會告訴你我的決定。」

清點損失花了好幾個小時。讓娜爾施鬆了一口氣的是，傷亡人數極少。傷者的數量較多，但疾鶴院以醫術高超聞名，而且照顧傷患的僧侶數量十分充裕。這艘船本身是在這次襲擊中受損最為嚴重的一部份，船體的一大塊已經不見了，使得任何的修復作業都變得十分困難——修建者要么必須騎在龍背上費力地精心工作著，要么想辦法讓船降落在海面上但不立即沉入水中。

但這些都是明天的問題。

當娜爾施在與每個受襲擊影響的家庭交談時，艾紫培陷入沉思般的默默地跟在她身後。隨後，她被帶去了浴室，而娜爾施則與議會商討著下週的計劃——哪個村莊可能會受到這一情況的影響，需要聯繫哪些姊妹修道院，確保有足夠的僧侶參與，以確保民眾受到保護。一直到了黎明前幾個小時，娜爾施終於完成了她作為道宗的職務，偷偷地去找艾紫培。

「這就是你的房間，」娜爾施將天使帶到睡眠甲板層後說道。她打開了走廊盡頭一扇不起眼的門，朝著房間的內部指了指。一盞油燈在裡面的空間裡投射出一種舒緩的黃銅色溫暖光芒，拉長了

艾紫培翅膀的陰影，使她看起來好像把整個空間都佔滿了。

就修道院的房間而言，這個房間是比較豪華的房間之一，裡面有大量柔軟的枕頭及床上用品，甚至還有一個閱讀角落及一張有軟墊的椅子。每當其他氏族的代表來訪時，他們就會住在這裡。這位潔斯凱女性感覺越來越不安地看著艾紫培在房間裡緩慢地探索一圈，她冷漠的臉上浮現出令人擔憂的尷尬神色。

「你確定嗎？我覺得還有其他人可能會更需要這個房間。」

「不，不，不，」娜爾施說道。「今晚它是你的了。請隨意。」

警戒的神情快速地閃過艾紫培的表情，快如飛行中的羽翼灑下的影子。

「謝謝你，」她小心翼翼地說道，這讓娜爾施覺得自己可能犯了嚴重的失禮行為。艾紫培用僵硬的手臂緊緊抱住她的行為，使她免於過度的自我分析。「阿耶尼對你評價很高。我很高興看到這些話都是真的。我們明早再談。」

天使向後退了一步。天使身上散發出的金色熱量讓娜爾施震驚不已，就好像在她胸膛裡的是個太陽而不是心臟。娜爾施輕輕地點了點頭，兩人已經對無用的閒聊和多餘的禮節感到疲憊了，在又難熬地對視了幾秒鐘後，娜爾施先開口說道，「我想現在該先讓你睡覺了。我們明天再談。」

當潔斯凱的道宗關上身後的門時，艾紫培仍然站在那裡，保持著通常在軍事閱兵時才會出現的筆直姿勢，娜爾施突然意識到，她根本不知道天使是否會睡覺。

「泰伽姆？」

當年長的僧侶走進她的書房時，娜爾施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近幾年的歲月對他來說並不算友好。儘管他的肌肉跟年輕時一樣發達，但聚集在眼睛和嘴巴周圍的皺紋就像搶食的腐屍鳥一樣多。他的臉頰變得更瘦，頭骨的輪廓也比娜爾施記憶中的要突出得多。

「道宗，很抱歉在這個時候打擾您，」泰伽姆說道，並敷衍地鞠了一躬。「但事態很緊急。」

「是關於重建工作嗎？我知道船體上現在有一個相當大的洞，但我們已經派了警衛駐守在那裡，以確保沒有任何東西會趁機利用它。明天，修建者將開始工作。我只是覺得——」

泰伽姆不耐煩地張嘴打斷。「不是那樣的。」

「那是什麼？」

他們曾經是同儕。在不同的情況下，娜爾施也許會想和他做朋友。但泰伽姆對於她在龍目聖殿中晉升的速度之快以及歐祝泰對她過多的寵愛感到不滿。她不能怪他。與她不同的是，他對他們的龍王始終忠心耿耿。如果不是被迫在流亡和舊日的忠誠之間做出選擇，泰伽姆是不會放棄歐祝泰的。更理所當然的不會帶領針對他的政變。儘管如此，有著熟悉的共同歷史意味著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詭異的同僚關係。也是因此娜爾施對他的無禮的行為視若無睹。因為事實上，他也很想念歐祝泰。

「是關於你的客人的事。」泰伽姆站在門口，雙手交叉。

「艾紫培？她今天幫了大忙。」

「她只是將臨未來的一個預兆。」

這句話讓娜爾施驚訝地大笑起來。「泰伽姆，我從來沒把你當成一個迷信的人——」

「請原諒我試著表現的委婉些，道宗。既然你問了，我就用更直白的話來說明吧——野龍以前從未被吸引到表現出如此暴力的行為。」

娜爾施沉默了。

「這可能純粹只是巧合，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次襲擊是她到來後造成的結果的可能性，」泰伽姆的聲音變得柔和起來。「我們不能冒險讓這種事情再次發生。我們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如果我們接著又再次受到攻擊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沒有證據證明艾紫培的到來是引來襲擊的原因。」

「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事實並非如此，」他溫和的回答卻令人感到窒息。他的話裡並沒有帶著任何的惡意。「為了我們的人民，我們放棄了一切我們珍視的神聖之物，不是嗎？我們摧毀了我們的過去，燒毀了我們的未來，希望以此能換取來潔斯凱人的自由。如果我們必須再次為其他人而死，那自由還有什麼意義？如果我們注定要為他人而死，那應該是為歐祝泰。」

其他人可能會把這些話稱為叛國。但娜爾施發覺她做不到。

「讓她離開，娜爾施。離潔斯凱越遠越好。」泰伽姆再次勸說道。「你現在是道宗了。你最重要的責任是對你的人民負責。別忘了這一點。」

而娜爾施對此也沒有說什麼。

當光亮開始滲透入漆黑、沒有星光的夜空時，艾紫培聽到了一陣禮貌的敲門聲。她打開門，發現娜爾施帶著一臉歉意站在那裡。

「恐怕潔斯凱人無法幫助你。」

艾紫培點了點頭。她來到韃契並沒有帶著任何特定的期望，主要只是想發出警告、尋找答案。如果她能夠得到一些幫助那就更好了，但這不是韃契的責任。大天使——

娜爾施調整了一下肩上的背包帶，臉上浮現出凶狠的表情。

「但我可以。」

——第二篇完——

原文連結：[Tarkir: Dragonstorm | Episode 2: Omens](#)